



# 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制胜逻辑

■中海良

引言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义无反顾挺进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大捷等作战胜利;继而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使中国抗战形成了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夹击敌人的战略态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抗战时期,敌后战场始终以持久战理论为指导,持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不断积蓄反攻力量。这一逻辑既蕴含着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智慧与创新勇气。

## 逻辑起点:敌我力量的辩证分析

抗日战争既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战略指导的博弈。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的基本国情,科学分析抗日战争的特点规律,准确把握中日双方的优劣短长,作出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

敌强我弱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多助。这4个特点导致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也决定了中国在军事上单纯依靠正面御作战难以取胜。

正面战场的被动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同强大敌人的对抗。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等会战,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再加上其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使得正面战场的战局对我方非常不利。日军在较短时间内占领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总兵力仅5万余人,武器装备不仅质量低劣,数量也严重不足。若照搬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大规模会战模式,无异于以卵击石。

敌后战场的开辟契机。日军在中国疯狂扩大占领区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兵力不足的弱点。随着战线不断延长,日军只能维持“点”“线”控制,而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便成为其侵占的薄弱环节,这就为人民群众开辟敌后战场提供了客观可能和广阔空间。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先后开辟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

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极大地改变了敌我双方作战的“规则”。

## 逻辑基石:持久战理论体系构建

中日实力对比悬殊决定了中国抗战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中国只有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夺取局部优势做起,逐渐扩展到敌我力量平衡,再发展到夺取全局优势,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描绘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论持久战》系统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等重大问题,彻底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指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光明前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预见到全国持久抗战发展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抗战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了持久战理论的科学性与预见性。

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游击战在以往通常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战形式,对正规战起着配合的作用。但毛泽东同志从战略高度洞察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并指出“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领导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阶段”,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形式,并确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战略相持阶段是强弱转变的枢纽。敌后战场展示出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不是通过某一场战役或战斗引起的,而是通过许多战役及战斗“量”的积累,最终引起“质”的变化。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这一阶段,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日军把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

军,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巩固其占领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同日军进行殊死搏斗,战胜严重困难并积蓄反攻力量。

## 逻辑支撑:人民战争的实践创新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在敌后广大地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削弱敌人。

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战争不但是军力对比,而且是人力人心的比拼,敌之侵略的野蛮性和我之反侵略的正义性,必定能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助我抗战。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的支持和拥护,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最可靠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持久较量中积累胜势,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发扬军事、政治优势,迅速发展抗日武装,蓬勃开展游击战争。敌后军民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还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主要在山区实行“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的麻雀战,在平原实行“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地道战,在水网地带进行的水上游击战,还有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的地雷战,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逐步积蓄了新的力量。

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通过“多打小胜仗”扩大影响;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使得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并将根据地逐渐建设成为军民一体、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战略相持阶段,为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清乡”,根据地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积极打击敌人,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发展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抗战时期,人民军队逐步发展和完善了以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组织体制,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有效地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各种力量。例如,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阶段后,

八路军、新四军实施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在敌后抗战进入局部反攻和中国抗战举行全面反攻后,则集结民兵、地方军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以保证战略反攻作战的胜利。

## 逻辑归宿:战争态势的根本逆转

进攻与防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这种转化是由战争力量强弱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目的就是要把转入战略反攻、全面反攻,以夺取最后胜利。

持续积累胜势,为持久胜敌蓄力。“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毛泽东同志将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的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在第二个阶段,尽管敌后战场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但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仍持续有力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

主动发起反攻,扭转战场态势。随着战线的延长和战争消耗的增加,日军已无力保持进攻势头。而敌后军民同心协力,在一次次胜利中不断积蓄力量,逐步具备了对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能力。随着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日益加强,日军被迫固守在大中城市、交通要道这些“点”和“线”上,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敌后战场的反攻已经不可阻挡。1943年夏秋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率先在华北敌后开始转入反攻作战,揭开了中国战场对日军局部反攻的序幕。

发起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实际上是中国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到1945年8月初全面反攻前,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3万余人,成为战略反攻的重要力量。部队作战形式和组织形式逐渐发生新的变化。在作战形式上,逐渐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进行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的正规战过渡,并且作战规模逐渐扩大。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进攻。至1945年底,共歼敌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取得了战略反攻及歼灭拒降之敌的重大胜利。

## 群策集

所谓“不可思议”的问题,即生活中遇到的无法想象、难以理解的问题。相较于常规问题,多思考并探索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往往意义更大、收获更多。当年,有人问及兰德公司为何能屡屡提供优质决策咨询,其公司掌门人透露:奥秘在于兰德人善于思考“不可思议”的问题。

国外学者塔勒布曾撰文说:“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所主导的,而我们却一直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只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件。”从战争实践看,战场上处处充满着意外、时时孕育着险局,越是匪夷所思的情况,越有可能在战场上发生;越是不可理喻的问题,越有可能成为战争走势的拐点。“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多想一想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多思考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不仅是出奇不意、攻敌不备的秘诀,也是运筹决策、克敌制胜的必需。

在常规意识中,战船能在水中航行,但几乎不可能在陆地行驶,更何况翻山越岭。然而在人类战争史上,战船翻山越岭,确实发生过。1453年,穆罕默德率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与拜占庭交战。由于拜占庭死守金角湾峡口,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始终不能靠近城池。一位部属提议:“既然不能走水路,那为什么不绕开峡口,让战船飞跃陡峭的山顶,由陆路拐入金角湾呢?”这一荒唐想法,立即引起众人嗤笑。穆罕默德却反问道:“如果真可以的话,谁造船只只能在水里行驶?”他仔细研究这个办法的可行性、可靠性,命人将圆木铺在战舰下面作为滑板,送船上山,直逼对手阵地。拜占庭被这一“不可思议”的行动弄得手足无措,很快败下阵来。

毫无疑问,战争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深研历史上的传奇战策,无一不让人“不可思议”之后拍案叫绝,迷惑不解之后恍然大悟、叹为观止之余醍醐灌顶,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演绎着战争的精彩。对指挥员而言,不一定想法频出,但一定要有独树一帜、不同凡响的思维与理解;不一定料事如神,但一定要想常人所不敢想、见常人所未能见。尤其在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之时,指挥员不可能每次都道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局面做好充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不可思议”的现象思之愈深愈广,战场主动权的掌握就愈早愈稳;实施“不

# 善于思考『不可思议』的问题

■张西成

可思议”的打击越多越强,对敌人的杀伤可能就越大越重。

言武者,练为最要。实践证明,只有对战场上各种“不可思议”多思考、多见识、多历练,才能在问题来袭之时镇定自若、措置裕如。广大指挥员要在实践中培养善于思考“不可思议”问题的素质,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直面战争的不确定、不可能,加大对抗难度强度,多构想平时难以想象的剧情、多设置连想算机都无法模拟的异态,走出“舒适区”、跨越“临界点”,在“迷雾重重”“惊慌失措”中锤炼承受力,在深入绝境、练到极致中锻造适应力,在打破僵局、收拾残局中激发创造力。

## 管窥空中无人作战系统运用

■冯东明 杜佳良

### 挑灯看剑

在近期局部冲突中,无人机“蜂群”、巡飞弹等空中无人作战系统被频繁使用,展现出较强的战场生存、自主协同、多方向穿透等能力,逐步发展成为防空反导战场上的新威胁“变量”,为传统防空反导体系带来严峻挑战。考察空中无人作战系统运用,其通常采取以下方式投入作战。

直接投入,以小博大。近期局部冲突一再表明,战争一定程度上拼的就是消耗,而低成本、耐消耗的空中无人作战系统的规模和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先进防空反导武器系统的技术优势。与有人机相比,无人机具有目标小、突防能力强、无生命代价、价格低廉等优势,并可深入对方高威胁区域,执行侦察、通信、欺骗、干扰和打击等不同类型作战任务,将极大增加防空反导侦察预警、目标识别、跟踪制导和指挥控制难度,使其耗费大量高价值弹药,让防空反导武器系统陷入“不打不行、打也不打不降”的窘境,甚至导致攻防效率比严重降低。

体系支撑,自主打击。信息网络体系是实施空中无人作战的“大脑”和“神经”,在防空反导作战系统对抗、高威胁、高饱和和作战的环境中,筹划、组织、实施预警探测、隐蔽突防、自主编队、火力打击、毁伤评估等行动时,均离不开陆、海、空、天、电、网等多域力量构成的联合作战体系的支撑。战时,天基平台可为空中无人作战系统提供战场图像、高精度导航、通信中继等关键防护,空基平台可为其提供作战区域内防空反导部署、电磁频谱、指挥节点、目标引导等关键信息,海上平台可为其提供侦察监视、信息对抗、支援掩护等关键支撑,确保空中无人作战系统能够快速发现、识别和监视高价值目标,实时掌握准确、全面的防空反导平台基本部署和作战空间电磁态势,为其实施自主精确打击提供后台支撑。

敌薄我强,隐蔽突防。由于空中无人作战系统大多采用轻质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和飞翼式、无尾式等特殊气

动外形,其在飞行过程中可突破人员生理极限的限制,并大大降低被对方雷达和光电侦察设备发现的概率,在突防作战中有着天然优势。一方面,无人机凭借后台体系支撑和决策模型,在面对复杂地形如山区丘陵、河流沟壑,以及动态威胁如防空火力、电磁干扰区域时,能够快速判断并执行最优规避方案。另一方面,依托卫星、预警雷达、电子战飞机、海上舰艇等平台提供的目标信息,利用夜间与凌晨、自然环境遮挡、雷达探测盲区以及防空武器射角弱点等有利条件,寻敌防空火力薄弱区域或防空体系漏洞,规避敌方雷达探测系统的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采取无线电磁静默和程序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突防。

协同抗击,诱敌耗敌。一是“蜂群”协同。在面对高威胁防空体系时,通过群体智能算法优化,“蜂群”内无人机自主协同,依据任务属性和环境特点,动态调整编队形态,凭借数量优势分散在不同方位和高度进行渗透,部分无人机负责电磁干扰、诱骗、吸引防空火力,其余则趁机动突破防线,对重点目标进行侦察、打击。二是“机群”协同作战。即运用可消耗无人机与先进精确制导武器协同作战,首先出动大量可消耗无人机分批次、多方向进入防空体系高威胁区,扰乱防空雷达探测节奏,饱和防空雷达响应能力,阻断防空反导作战指挥,而后趁其仓促准备、应接不暇间隙,发射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地精确制导炸弹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有效提高先进精确制导武器的突防能力。三是有人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通常由有人机通过数据链路实施指挥决策,操控无人机前出担负探测、攻击、干扰等压制防空反导武器系统任务;或者由有人机负责目标探测、识别跟踪、信息处理和目标分配,由无人机充当打击平台和中继制导平台,并由无人机完成目标精确指示、目标毁伤评估等任务;或者由低成本无人机模拟飞机的飞行状态和雷达反射面信号特征,既可作为诱饵,深入对方防空网,侦察、干扰、摧毁对方雷达,也可以在必要时用“自我牺牲”的形式引开敌方雷达、导弹或战机的追踪,掩护主机完成任务。

# 从系统哲学视角看新质战斗力生成

■张莹 闫文虎

## 谈兵论道

在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下,新质战斗力已成为重塑战争形态、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从系统哲学视角看,新质战斗力生成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涌现性,是军事系统要素之间非线性交互、各层次结构协同进化的结果,其生成与发展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认识和把握这一原理,对于科学谋划国防军队建设、催生新质战斗力,赢得未来战争主动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人机融合:激活决策认知升维涌现。系统哲学揭示,当系统要素以非线性方式交互关联,形成特定的结构、层级与信息流动模式时,系统便可能突破原有边界涌现出新属性、新行为与新能力。新质战斗力作为军事系统中“人、装备、信息、组织结构、作战理念”等要素互动的产物,其催生涌现还发生在人机融合的认知层。当前,智能算法拓展人类认知边界,人类智慧驾驭算法进化方向。这不仅是工具性辅助,更形成了“人在回路、人机互信、认知增强”的新型作战“认知融合体”。指挥员与智能系统在

“OODA”环中深度嵌套、相互激发,涌现出超越个体或机器局限的群体战略直觉与战场创造力。脑机接口、智能参谋、沉浸式战场环境等颠覆性技术的军事潜力,也在加速这一“认知融合体”的生成,成为影响未来战场胜负的“认知涌现”。

多域联合:打造全域作战体系涌现。系统哲学揭示,高层次涌现依赖于低层级要素的有序协同。新质战斗力突破传统陆海空战场边界,向太空、网络、电磁等空间深度拓展。各域能力并非简单叠加,而是要在时空维度跨越同步。对此,世界各国军队普遍利用联合作战体系整合各军兵种作战力量,将分散节点联结为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作战网络,显著提升作战体系的整体效能,形成多域融合的典型实践路径。未来智能化战场上,制胜关键在以该体系贯通陆、海、空、天、网多维作战平台,实现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毁伤评估等作战环节的有机衔接,推动单域主导向全域体系跃升。在实战化演训中,多域作战力量的高效协同,大幅压缩时间、提升行动效率,彰显出全域作战体系涌现带来的倍增效应。

数智赋能:驱动数据智能决策涌现。系统哲学揭示,信息的有序组织是促进

系统从混沌走向有序的关键机制。在数智时代,大模型、云计算等技术正加速对军事作战决策信息运转的深度重塑,成为辅助军事决策动态调整和效率提升的重要动力。借助高速数据链构建“感知—决策—打击”一体化闭环体系,将离散的作战要素整合为协同高效的作战力量。依托低时延、高带宽的数据传输网络,实现战场态势信息全域实时共享,赋予各打击单元“发现即摧毁”的快速响应能力。智能化战场上,无人机集群通过数据链实时交互信息,自主规划最优攻击路径并实施协同打击;舰艇编队借助数据共享实现情报互通与火力协同。这些都生动展现了技术辅助军事智能决策的作战图景。通过深挖战场数据价值,进一步释放信息赋能聚合效应,推动作战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变,实现作战效能的爆发式增长。

军民协同:加快先进技术转化涌现。现代军事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更加广泛频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系统哲学揭示,系统开放性是促进系统持续发展、动态演化和涌现进化的关键。而军事系统与非军事系统的交流共生,关键在于两者的技术基础。聚焦新质战斗力与先进技术的深度互动,充

分挖掘先进技术中蕴含的新质战斗力要素,依托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吸纳前沿技术,加强先进技术军事应用,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塑造群体性快速响应、积极创造非对称作战手段的有利态势。以新质战斗力生成牵引,打破军地技术壁垒,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民用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开花结果,为新质战斗力生成注入持久动力。

对外交流:强化国际军事合作涌现。系统哲学揭示,复杂系统的动态演变需要外部环境的刺激,以推动自身有序化、高级化发展。国际军事交流合作,本质上就是不同军事系统之间相互促进、不断优化的过程。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竞相抢占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力求最大限度、最高效能地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通过常态化的军事比武、联演联训、多边协作、文化交流等活动,构建起跨国家之间的交流平台,促使不同军事体系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互鉴,深化军事作战理念、训练模式等经验提升,推动各作战体系向更高层次进阶,催生更具适应性的作战样式,最终强化国际军事合作涌现,有效提升本国军队在国际军事竞争中的地位与战斗力水平。